

巴菲特指定股市教科书

# 彼得·林奇点评版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 股票作手回忆录

从5元本金到1亿资本额

每一代股神都难以忽略的传奇

杰西·利弗莫尔

(J. Livermore) 著

黄程雅淑 马晓佳 译



# 彼得·林奇点评版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杰西·利弗莫尔  
(J. Livermore) 著  
黄程雅淑 马晓佳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林奇点评版《股票作手回忆录》/(美)利弗莫尔著;马晓佳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53-0362-8

I. 彼… II. ①利… ②马… III. 股票投资—经验—美国 IV.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390号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by J. Livermore, reviewed by Peter Lynch,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Benjamin Graham, etc  
China Youth Press is publishing this edition, due to its public domain status.  
The editorial recreation copyright including deletion, addition, mod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Youth Press.

## 彼得·林奇点评版《股票作手回忆录》

作者:[美]杰西·利弗莫尔

译者:马晓佳

责任编辑:单志丹

美术编辑:张 建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516873/65518035

网 址:www.cyb.com.cn www.diyijie.com

制 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6月第4次印刷

开 本:850×1020 1/16

字 数:171千字

印 张:13.5

书 号:ISBN 978-7-5153-0362-8

定 价:33.90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3

010-65518035



# 目录

CONTENTS

- 序 如何学习在股市里赚钱的方法——凯恩斯 / 005
- 第1章 不要问为什么，原因总比机会晚来很久 / 007
- 第2章 犯错的是人不是市场，不要抱怨市场 / 017
- 第3章 股市上只有赢家和输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 029
- 第4章 知道什么不该做，和知道什么该做同样重要 / 036
- 第5章 赌博和投机的根本区别：赌涨跌与预测涨跌 / 045
- 第6章 数字会说谎，大势是唯一可靠的盟友 / 054
- 第7章 试水：股价永远不会高到不能买进 / 060
- 第8章 舍弃先入为主，把偏见留在场外 / 066
- 第9章 先学会做对的事情，赚钱只是结果 / 074
- 第10章 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致命的希望与恐惧 / 085
- 第11章 态度不同是专业和业余之间唯一的区别 / 094
- 第12章 人是容易被左右的动物，坚持独立思考 / 103
- 第13章 最致命的是自乱阵脚，最费钱的是人情羁绊 / 115

- 第14章 涨势总有尽头，就像跌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 124**
- 第15章 商战不是人与人的争斗，而是眼光与眼光的较量 / 135**
- 第16章 如果有唯一的内幕，那也只能是老板的行事风格 / 141**
- 第17章 理由不一定说得出，说不出的理由总是最充分的理由 / 152**
- 第18章 投机者的勇气，就是有信心按照自己的决定进行交易 / 162**
- 第19章 人性不变，陷阱不变，现在犯的都是前人犯过的错误 / 168**
- 第20章 让一只股票看起来活跃的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真的活跃一段时间 / 173**
- 第21章 止损和止赢同样重要，在能够脱身时尽快脱身 / 181**
- 第22章 没有永恒的朋友，利益共同体只在有限范围内有效 / 191**
- 第23章 内线和股民的心理博弈中，刻意地误导舆论总会笑到最后 / 204**
- 第24章 有些人有时候能打败某些股票，但没有人能永远打败整个股市 / 211**

# 序

FOREWORD

## 如何学习在股市里赚钱的方法

作者是怎么在股市里面赚到钱的呢？“我想告诉你这一点，我的想法从来都没有替我赚过大钱，总是坚持不动替我赚大钱，明白吗？是我坚持不动！”为什么呢？“不理睬大波动，总是设法抢进抢出，对我来说是致命大患。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所有的起伏。”

我十分惊讶于作者的经验和我的经验竟然是如此的类似，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在我的身边发生过。对于技术指标而言，大牛市，几乎每天技术指标都是超买，但是股市照样上涨。同样的道理，对于大熊市，技术指标每天都是超卖，但是你买进去照样被套。所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不为技术指标所动，拿住股票真的很难。而恰恰是大牛市拿住牛股，坚持不动，熊市拿好现金，不为短期利润所诱惑，您才能真正赚到钱！

正像作者所讲的“看对个股波动没什么了不起。你能在股市发现很多高手，看时机很准，总能在最佳利润点买卖股票，但他们都没能真正赚到钱。为什么呢？能看对波动方向的人很多，能看对波动并坚持不动的人才真正厉害。但是，一个股票投资者只有牢牢掌握了这个诀窍才能赚大钱。而这是最难学的。”

作者经验的例子，几乎就是在讲我身边的真事。我以前有两个管理员，网名女的叫花，男的叫神。花是个医学硕士外科医生，神在某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电子公司。加入我的团队之前，我和他们讲会做股票最少需要3年经验，神对我说，最好教我一个最快的赚钱方法，我赚钱了肯定不会忘记你们。花则默默的学习投资。从2007年4月到2007年10月股市见顶前，花坚持长期操作，股票账户从十几万变成了七十多万。神则利用短线技术从几万迅速变成了200万。就在最辉煌的时候，我认为股市泡沫太大，股市已经不值得投资，就警告了大家有

风险，解散了团队，潜心去写第一本书提示股民股市的风险。

大概一年多后，2009年6月左右的时候，沪指经历了从6124跌到1664的大跌，然后反弹到了3000点。神告诉我这一年做短线做得不好，现在开始做生意了，资金大概不到100万，花给我看了账户，有1400万，都是股票。

一年后，到了2010年的3月份，花给我看她的账户市值竟然达到了9990万，我告诉花，该兑现利润了。她说市值越大，自己也感觉越来越难买股票了，所以今天准备把自己的股票卖出，减到1000万，未来市值再做到一个亿，其余的资金都拿来买房。2010年底的时候，花高兴地告诉我她现在拥有28套房了。神呢？后来他做生意业失败了，股票账户则天天短线折腾得里面不到20万，重新回到了起点。

股市里面的确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但是财不入急门，有句俗语叫欲速则不达，其实当你不相信别人的经验，想自己独创一条赚快钱方法的时候，不妨想想作者开篇讲的话：“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因为投机像群山一样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将来也必然再次发生。”

股市里面赚钱没有捷径，学习大投资家的失败经验就是掌握投资方法最快的捷径。一个超级操盘手的投机经验是花费了无数的金钱验证出来的，他的投机经验非常值得后来人借鉴。对于炒股的人来说，股市里面的错误就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损失。所以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真的应该认真地学习前人的经验和告诫，所以我劝想进股市和已经在股市里面没有赚到钱的人，认真读一下本书，看看大操盘手操盘的心得和投机大师真金白银换来的实战经验。

**凯恩斯**

**2011年1月20日写于北京**

## 第1章

# 不要问为什么， 原因总比机会晚来很久

我中学没毕业<sup>1</sup>就直接工作了，在一家股票交易所做记价员，记价员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成交价格、成交量更新到客户室的报价板上。我对数字很敏感，上学期间，学了一年本来需要三年学完的算术内容，我尤其擅长心算。有一个客户经常坐在行情收录器旁边把最新价格大声读出来，对我来说，他读得很快，但我能从容地跟上他，我一向很容易记住数字，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交易所里还有很多其他同事，当然，我和其中一些交上了朋友。当市场交易活跃的时候，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我都没有时间和他们聊天，但在工作时间我也不喜欢聊天。

但是，市场的嘈杂并不妨碍我思考。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代表股票价格，它们只是数字。当然，它们必然是有涵义的，因为它们总是在变化。我最感兴趣的只是“变化”，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变，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只是看见它们在变。数字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而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5小时、星期六2小时所要关注的，只是这些变化。

我开始对股价行为<sup>2</sup>产生兴趣。我对数字的记忆力不错，可以记住股价在上涨或下跌的前一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对心算的爱好也派上了用场。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你不必是一个数学天才。只要你可以做五年级的数学，你就有了基本的技能。

——彼得·林奇

股价行为可以类比房价行为。比如，每次出现房价倒挂现象：二手房比新房均价高，即预示房价将大幅下调。再比如推销信息猛增：每天推销楼盘的垃圾短信猛增、打折现象（包括变相打折）频出，也预示着房价的大幅下调。这些房价的波动预示着房价的下跌，同理，股票的价格行为也预示着股价的不同波动方向，此所谓股价行为，也就是波浪理论的基础。

可以这么说，我注意到在上涨或下跌前，股价总会呈现某些“习惯”，一种特定的模式。相同的情形总是在不断重复，一遍又一遍，这些重复给了我指导，让我有了预测的能力。虽然当时我只有14岁，但是我已经默默地观察了数以百计的实例，我开始把今天的行情和昨天的进行比较，来检测那些规律是否正确。不久我就开始预测股价的动向，而我唯一的依据，正像我刚刚说的，是股价之前的表现。就像有内线消息一样，我看着价格朝着我预测的方向发展。我还给当下的趋势计时，你知道“计时”是什么意思。

我很快就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因为投机像群山一样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将来也必然再次发生；我一直牢记这一点。我必须努力记住它们是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我必须努力记住，因为经验可以让我在交易中少交学费。

我很喜欢我的游戏，急切地想预测活跃数字的涨跌，所以我买了一个笔记本，把我观察到的信息记录在里面，我也记录自己是否预测成功了。我的兴趣不只是预测数字的起落，我更热衷于验证我预测成功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我的正确率有多大。

我发现，如果把行情收录器作为唯一的判断依据，我就有七成的胜算。我只是对数字变化的规律感兴趣，而不是在做虚拟交易。虚拟交易中，人们会突然觉得自己赚了几百万但又兴奋不起来，或者突然觉得自己会赔几百万却不担心自己会进救济院。<sup>1</sup>我只是对数字的起起伏伏感兴趣，这是我的爱好。

比如说在研究了一只活跃股一天的波动后，我就可以断定，这种波动以前也发生过，之后它会突破当前价位8-10个点。通常我会在星期一记下股票的名称和价位，参考它之前的表现，然后预测星期二和星期三它会怎么走，然后我会对照行情收录器验证我判断得对不对。

以上就是我对行情收录器产生兴趣的过程，我想知道它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信息。当然，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波动预示着涨跌。股价的波动总是有原因的，但行情收录器不会告诉你它为什么这么动而不那样

<sup>1</sup> 实战操作和虚拟操作的最大区别就是，同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会急速降低或提升，以至于你都认不出还是那个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他。

——彼得·林奇

动，它不做任何解释。在14岁时，我并没有问记录器为什么价格会这么动而不那么动，现在我40岁，我仍然不问。今天，股价涨跌的原因也许两三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你也不知道；但是，知道了有什么用，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你需要在现在采取行动，而不是明天再干。原因可以以后再找，至于现在，你要么立刻行动，要么丢掉机会。<sup>1</sup>我可以回忆起很多次，我因为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丢掉了机会。你记得几天前市场上其他股票已止跌回稳，空管公司（Hollow Tube）的股票却又下跌了3个点。这是你第一时间看到的事实，是结果。在第二个星期一你看到报道说股东们没有分红。这是你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原因。股东们知道股价会怎么发展，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卖出，至少没有买进，内部不撑盘，股价没有理由不跌。原因比事实迟到了很久。

我在笔记本上大概记了六个月的备忘录。每天干完活儿我并不直接回家，而是记下那些我想研究的数字，研究其变化，并一直寻找完全重复或表现相似的波动——尽管当时我没意识到，但是我已经在研究如何解读行情了。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餐，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跑过来，悄悄地问我身上有没有带钱。我问：“干什么？”他说：“是这样的，我有伯灵顿（Burlington）的内幕，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我就玩一把。”

“玩一把？什么意思？”在我的脑子里，能玩这种游戏的人都是那些顾客，那些有大把大把钞票的冒险家，因为玩这个游戏需要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而那样的人基本上都有私人马车，马车夫也都戴着丝绸做的帽子。

他说：“玩一把就是过过瘾呗。你带着多少钱？”

“你要多少？”

“嗯，有5块做保证金，我就可以买5股伯灵顿。”

“你准备怎么玩？”

“我想把这些钱放给空壳证券公司<sup>2</sup>做保证金买伯灵顿，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一定能赚，就跟从地上捡钱一样，我们的钱马上就能翻番。”

在信息不全的条件下当机立断也很重要，在股市上，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候对赚钱来说已经为时已晚。

——彼得·林奇

<sup>1</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单子不输入证券交易所，是对股价涨跌下注的赌场。

“等一下。”我对他说，然后掏出了我的笔记本。

我对钱翻番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既然他说伯灵顿要涨，我的小本也应该显示出来。我查了查，没错，根据我的记录，伯灵顿表现得像之前涨前一样。当时，我还从没做过任何交易，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赌过什么。但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检测我的工作兼爱好是否准确。我立刻想到，如果我的预测在实际中不管用的话，那么这套理论就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了，我也就不会接着玩下去了。所以我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他带着我们凑起来的钱跑到附近一家空壳证券公司买了一些伯灵顿。两天后我们套现时，我分到了3.12美元的利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交易，之后我开始独自在空壳证券公司里做交易，我总是在午餐时去买或卖。我对买或者卖并不特别在意，我只是在根据自己总结的理论玩，不是在买卖自己喜欢的股票，也不依靠别人的建议或所谓的内幕。我知道的只是数字，只是股价的算术规律。实际上，我的方法是在空壳证券公司交易的最佳方法，交易者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行情收录器上的波动下赌注。

不久之后，在交易中赚的钱超过了我做记价员赚的工资，所以我辞掉了工作。家人虽然反对，但看到我赚的钱也就没有过多指责。我只是个孩子，做记价员挣不了多少钱，可做股票交易却挣了不少。

15岁的时候我赚够了人生的第一笔一千美元，几个月就赚了这么多。<sup>1</sup>我把这一千美元的现金——其中包括之前已经带回家的钱——放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她说我可能会禁不住诱惑把钱花掉，所以想让我存到银行去；她说她从没听说过哪个15岁的男孩能空手赚到这么多钱；她甚至不相信那是真正的钞票；她经常因为这么多钱而担心、抑郁。但是对我来说，只要能让我一直玩这个游戏，验证自己推测得对不对，别的也就无所谓了。我所有的乐趣就是，用脑子做正确的推断。如果我买10股，结果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买100股我就10倍正确。这就是保证金多寡的意义。买100股比买10股需要更多的勇气吗？不。两者没有什么不同。

<sup>1</sup>人人都能进场。

——彼得·林奇

总之，15岁的时候，我已经在股市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一开始我在一些较小的空壳证券公司里交易，在这种地方，如果你一笔交易20股就会被认为是乔装打扮的约翰·盖茨<sup>1</sup>或微服出行的摩根<sup>2</sup>。空壳证券公司是个暴利行业，从不让顾客高兴，他们不需要那样做，即使客户把股价走向猜对了，他们也有的是办法把客户的钱吞掉。即使空壳证券公司合法经营，我是说他们循规蹈矩地做事，只要空壳证券公司存在，只要在空壳证券公司里，价格的波动都自然地会让小额交易的客户爆仓。价格只需向不利于客户的方向挪3/4个点，客户还没来得及反应，保证金就已经血本无归了。如果有人赖账，那他就永远不能再进入这个游戏，没有资格再交易了。

我不和人合伙。我自己单干，只凭自己的脑子赚钱，不应该这样吗？股价朝我预测的方向发展，并不是因为有朋友或伙伴帮忙；股价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好心人能让它停下来。所以我不需要把我的交易告诉任何人。当然，我有不少生活上的朋友，但做股票我总是独来独往，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玩的游戏。<sup>3</sup>

那时候空壳证券公司总找我的麻烦。在我开始交易不久，空壳证券公司就因为我总是赚他们的钱而不痛快，当我把保证金堆在柜台上时，他们只是盯着钱而不动手，他们会说今天不开门营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抢钱小子”的外号。我不得不频繁地换公司，从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换到另一家，甚至被迫使用假名。而且，刚到一家新公司的时候，我只能买卖15-20股做伪装。而被怀疑的时候，我就会先输些钱给他们，然后再一下子叮死。当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这个客户太能挣钱了，然后逼我走人，告诉我不要再在他们那儿交易，不许我妨碍他们的正常生意。

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型空壳证券公司仅仅做了几个月，他们就拒绝再让我进门了，但是我打定主意必须从这家公司多拿些钱出来。这家空壳证券公司的分店遍布全城，无论市内的酒店大堂还是郊区都有他们的分店。我去了一家酒店大堂分店，问了分店经理几个问题，最

<sup>1</sup> John W. Gates，有“一百万以下不赌”的名声。

<sup>2</sup> J. P. Morgan，曾两度使美国经济起死回生，有“华尔街的拿破仑”之称，收购的公司之一美国钢铁公司的原始资本是当时美国政府一年开销的四倍。

<sup>3</sup> 这是一个人的游戏。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是为了拖他下水还是为了拖他下水？

终决定在这家做。但是，当我开始用我特有的方式操作一只活跃股时，分店经理收到了总部的电话，问是谁在做这只股。分店经理向我转达了总部的询问，我对他说我叫爱德华·罗宾森，剑桥人。他回复电话那头说是好消息，不用担心。但是电话那头想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我告诉经理：“告诉他我是个矮胖子，黑头发，大胡子。”但是他没有按我说的回复，而是描述了我真正的模样。他听着电话，然后脸开始变红，最后他挂断电话，告诉我赶快滚蛋。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我非常礼貌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傻×，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不能把拉里·利文斯顿放进来吗？你让他从我们这儿弄走了700块！你他妈是故意的！’”他没接着说下去。

我把其他分店一个一个地都试了一遍，但是他们都认识我，不接受我的保证金，所以我的钱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就连进去看看行情收录器也会招致店员的冷言冷语。我试图各个击破，单独约见他们，想让他们允许我做长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只剩下一家可去了，那是世界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最大、最有钱的分店。

世界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是一所顶级的空壳证券公司，生意做得非常大，新英格兰的每个工业城市都有分店。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把我当回事儿，我去做交易，买进卖出，几个月有赔有赚。但是最终他们也和别家一样了。他们并没有像之前那些小公司一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不让我交易。啊，但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平开放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担心，拒绝和一个碰巧儿赚了点儿钱的小伙子做生意是件不光彩的事儿，万一让公众知道了，必然有损他们的名声。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更加可恶：他们要我付三倍的保证金，溢价开始是1/2点，接着是1点，最后变成了1 1/2点。这是恶意设置的障碍！但是，这是唯一一家愿意让我做交易的空壳证券公司，我要么接受条件，要么洗手不干了。

当然，我时赚时赔，但总体上我是个稳稳当当的赢家。虽然世界一家强加给我的条件足已把任何人扫地出门，但是他们仍然非常不满。他们想给我设套，但是套不住我。我总能逃掉，就像躲避圈套是我的一种本能一样。

我之前说过，世界一家是我最后的胜地，它是整个新英格兰最有钱的空壳证券公司，所以他们向来不限制谁做交易。我想我是他们顾客中手笔最大的一个，我是说那些每天都来的稳定顾客中手笔最大的。他们有我所见过的最上档次的交易厅和最完备的报价板。报价板从大厅这头铺到另一头，囊括你想知道的任何报价和任何信息：纽约和波士顿证交所里的股票，从棉花、小麦到日常用品和五金，总之，从纽约、芝加哥到波士顿、利物浦，所有地方

能够买卖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

你知道客户是怎么在空壳证券公司里做交易的吧？你把钱交给一个营业员，告诉他你想买或卖哪一只，他会看一眼行情收录器或报价板，把价格记下来，当然，是最新的价格。他还会把时间写在交易单上。这样，有时间有价格，这张交易单记录着股票的名称、股数、交易日期、时间以及成交价，不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他们在哪一天什么时间赚了多少钱的记录单。当你想平仓的时候，你就跟营业员说，这位营业员就会记下最新的成交价，如果你的股票并不活跃，他可能会等行情收录器显示新的数字之后再写。他记下你了结头寸的价格，盖个章，把交易单还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柜台该换多少钱就换多少了。当然，当市场形势不利，股价突破了你的保证金能承受的范围，你就会自动平仓，而你的单子也变成了废纸一张。

在小型空壳证券公司里，人们可以少买少卖，5股都行，交易单是不同颜色的纸条。当市场处于狂牛市的时候，空壳证券公司会损失惨重，因为所有客户都在做多头而且总赚钱。这时，空壳证券公司会买卖双向收取手续费。

但世界一家是新英格兰最好的空壳证券公司，有数千的恩主，我确实觉得我是唯一让他们害怕的人。超高的溢价和三倍的保证金都没有减少我的交易量。他们给我设定了最大交易量：5000股，不让多做，所以我很多笔交易都是5000股。

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我做空了3500股美国制糖（Sugar），持有七张500股的粉色交易单。当然，他们是从来不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的。保证金越少，对他们越有利，因为他们最赚钱的模式就是客户爆仓。

好了，言归正传，我记得那天我有约一万美元的保证金。我赚到一万美元现金时只有20岁。你也一定还记得我母亲的话，或许同意她的观点，一万美元现金非常多，除了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谁会随身带那么多钱？她经常告诉我她已经对我很满意了，希望我做一些正规生意。我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她我并不是在赌，我只不过在靠自己的计算能力和预测能力赚钱。在我母亲眼中，那是一万美元的巨款，而在我眼里，那却只是一万美元的保证金。

我以105 1/4的价位做空了3500股美国制糖。交易大厅里另一个人做空了2500股，他叫亨利·威廉姆斯。我经常坐在行情收录器旁边，为记价员大声念出价格来。正像我起初预料的一样，股价行为是这样的：急跌几点，然后停一下，仿佛是另一次急跌前的盘整；市场整体表现相当疲软，各种情况都表明我必能大赚一笔。但是，这只股票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是我

始料未及的，它突然让我感到有些不快。我开始觉得不舒服，我想我应该马上平仓离场。这时的价位是103，这个交易日的低点，我本该壮志满怀，但我却觉得很怪，有点儿不安。我知道，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差错，但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要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没办法保护自己，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离场。

你知道我从不盲目行事，我不喜欢盲目，也从不盲目。甚至当我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这次我给不了自己明确的理由，我只是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种感觉让我受不了了。我把一个熟人叫过来，他叫大卫·威曼，我对他说：“大卫，我想让你帮个忙，你替我盯一会，在你报美国制糖的下一成交价之前，稍微停一下，好吗？”

他说好的，然后我让出行情收录器旁边的位子，他坐在那里，为记价员念出最新的价格。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七张美国制糖的卖单，走向做平仓的柜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平仓离场，所以，我只是靠着柜台，站在那里，我把交易单捂在手里，免得让营业员看到。没过多久，我听到电报机一阵叮叮当当响，汤姆·本汉姆，那个营业员，立刻把头转过去听。然后，我感觉仿佛有什么人在酝酿什么，我决定不能再等了。正在这时，行情收录器旁边的大卫·威曼开始报价：“美国制……”他还没报完我就像闪电一样把交易单摔在柜台上叫道：“平掉美国制糖！”因为大卫还没报完，所以汤姆当然必须按上一成交价给我平仓。大卫报的价格仍然是103。

根据我的预测，美国制糖这时应该已经跌破103点了。然而这次我的预测机制失灵了，我有一种预感：这里面有猫腻。那个电报机现在不顾一切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儿地咔嚓咔嚓响，而我发现汤姆·本汉姆，就是那个营业员，把我的交易单放在一边，迟迟不在上面作记录，只是专心去听电报机的咔嚓声，像是在等待什么发生。于是我朝他大喊：“嘿！汤姆，你他妈到底在等什么？快在我的交易单上把价位记下来！103点，麻利点儿！”

大厅里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叫声，开始朝这边张望，探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一家以前从没赖过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以后就不会，谁也不能打保票。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会像挤兑一家银行一样挤兑空壳证券公司。只要有一个客户起疑，其他的客户就会纷纷怀疑。所以汤姆只好绷着脸转过来，在我的单子上记下：“于103点平仓。”然后拉长着脸，把那7张交易单递过来。

从汤姆的柜台到出纳员的座位距离差不多只有两米的距离，我还没走到出纳员的座位

拿钱，大卫·威曼就激动地报出行情收录器上的价格：“天啊！美国制糖108！”但对于世界一家公司来说，这一切还是太迟了。我大笑着对汤姆说：“还是晚了一步，是吧，老兄？”

很明显，这是个圈套。亨利·威廉姆斯和我总共做空了6000股美国制糖。这家空壳证券公司拿着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当时交易厅里应该还有不少人做空了美国制糖，所以总共可能有8000-10000股的空头。如果世界一家公司拿着这2万美元的保证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拉抬价位，就可以把我们全都逼出局。在那个年代，当空壳证券公司发现许多客户都盯着同一只牛股时，往往会在交易所里找个作手，打压股价，直到超出客户保证金能承受的限度，使客户爆仓。空壳证券公司只需交易几百股，亏几个点，就能赚几千块。

这就是世界一家公司用来对付我和亨利还有美国制糖其他空头的办法。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作手把价位抬高到了108点。当然，价位旋即回跌，但是亨利和其他许多客户就这样爆仓了。但凡市场上出现出人意的急剧波动，紧接着又急剧恢复正常，那时的报纸把这种现象叫做“空壳证券公司的赶市”。

最讽刺的事情是，就在世界一家企图算计我之后不到十天，一个纽约的股票作手让世界一家损失了7万美元。这个人当时如日中天，在市场上相当有影响力。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因在1896年的布赖恩金融恐慌<sup>1</sup>中做空一举成名。他为了实施自己的操作计划，常常不惜牺牲其他会员的利益。证券交易所有明文规定不能这么做，所以他总是与证交所的制度对着干。有一天，他想，谋取部分空壳证券公司的不义之财，证交所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而警察局也没法起诉他，因为空壳证券公司本身就不合法。于是，他派了35个人乔装成客户去了世界一家的总部和较大的分店。这35个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以最大限额做多同一只股票，并按指示在特定的利润点全部卖出脱手。他需要做的就是，在朋友圈里散播这只股票利多的消息，然后煽动证交所里的场内交易商抬高股价。因为很多人都很信任他，所以这两条足

<sup>1</sup> Bryan Panic, 美国1896年为止经历过的最大金融危机。

够达到目标了。行动前很久他就精心挑选了最合适的股票，所以他们毫不费力就把股价抬高了3-4个点，而此时他派去的那35个人就按计划套现。

一位老兄告诉我，除去给那35个人的报酬，这个作手最后净赚了7万块。在国内，他多次上演了同样的把戏，狠狠地教训了从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到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的那些大空壳证券公司。西部联合（Western Union）是他最宠爱的股票之一，因为这只股票处于半活跃状态，让它起伏几个点非常容易。他的手下会按事先约定好的价位买入西部联合，股价涨2个点就卖出，然后转手做空，再赚3个点的利润。

顺便提一下，后来我听说那个人死的时候一贫如洗，而且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如果他改在1896年死的话，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都会给他留至少一个专栏的位置，不过，他没有，所以只有一家报纸的第五版给他留了两行。